

大师神作

巨匠翻译

全面、完整收录

为你完美呈现思想的力量

Plato

与“神”对话，
聆听智慧的声音

柏拉图 文艺 对话集

[古希腊] 柏拉图 - 著
朱光潜 - 译

BOLATU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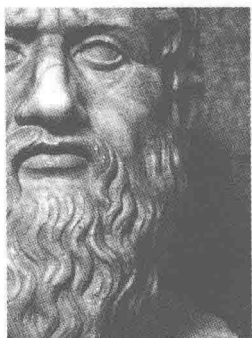
WENYI

DUIHUAJI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柏拉图 文艺 对话集

[古希腊] 柏拉图 - 著
朱光潜 - 译

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柏拉图文艺对话集 / (古希腊) 柏拉图著 ; 朱光潜译 . — 重庆 : 重庆出版社 , 2016.7

ISBN 978-7-229-10144-2

I . ① 柏… II . ① 柏… ② 朱… III . ① 柏拉图 (前 427 ~ 前 347) — 文艺学 — 哲学思想 IV . ① B502.23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40808 号

柏拉图文艺对话集

BOLATU WENYI DUIHUAJI

【古希腊】柏拉图 著 朱光潜 译

责任编辑: 郑 玲

责任校对: 刘 艳

装帧设计: 九一设计



重庆出版集团

出版
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 1 幢 邮政编码: 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1520646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
cqp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90mm × 1240mm 1/32 印张: 10.75 字数: 228 千

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10144-2

定价: 3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柏拉图文艺
对话集

目 录
Contents

伊 安 篇	
——论诗的灵感	001
理想国（卷二至卷三）	
——统治者的文学音乐教育	020
理想国（卷十）	
——诗人的罪状	064
斐德若篇	
——论修辞术	086
大希庇阿斯篇	
——论美	164
会 饮 篇	
——论爱美与哲学修养	195
斐利布斯篇	
——论美感	263
法 律 篇	
——论文艺教育	270
题 解	283
译 后 记	
——柏拉图的美学思想	305



伊 安 篇

——论诗的灵感

对话人：苏格拉底

伊 安

苏 伊安，欢迎你。你从哪里来？从你的家乡以弗所^①吗？

伊 不是，苏格拉底。我从厄庇道洛斯^②来。那里举行埃斯库勒普神的祭典，我参加了。

苏 厄庇道洛斯人在祭典中举行了诵诗竞赛来纪念医神吗？

伊 是，不只诵诗，还有各种文艺竞赛哩。

苏 你参加了竞赛吗？结果怎样？

伊 哈，我全得了头奖，苏格拉底。

苏 好极了！我希望你参加我们的雅典娜神的祭典^③，也得到同样的成功。

伊 若是老天保佑，我也一定成功。

苏 我时常羡慕你们诵诗人这一行业，伊安。因为要做你们这一行业，就得穿漂亮衣服，尽量打扮得漂亮，而且你们不得不时常接触到许多伟大诗人，尤其是荷马。荷马真是一位最伟大、最神圣的诗人，你不但要熟读他的辞句，而且还要彻底了解他的思想，这真值得羡慕！因为诵诗人要把诗人的意思说出来，让听众了解，要让人家了解，自己就得先了解；所以一个人若是不了解诗人的意思，就不能做一个诵诗人。这了解和解说的本领都是很值得羡慕的。

伊 你说得对，苏格拉底。就我来说，我在诵诗技艺上就费过很多的心力啦。谈到解说荷马，我敢说谁也赶不上我。兰普萨库

① 以弗所是小亚细亚的一个城邦。在柏拉图时代，它还受雅典统治。

② 厄庇道洛斯是希腊南部萨罗尼克海湾（今埃吉纳湾）上的一个镇市，有医神埃斯库勒普的庙，他的祭典很隆重，在夏天举行，每四年一次。

③ 雅典娜是雅典的护卫神，传说她是宙斯的女儿，智勇双全。她的祭典是雅典人的大事，每年举行时全国人参加，有戏剧及各种技艺的竞赛。

人墨特洛德也好，塔索斯人斯忒辛布洛特也好，还有格劳孔也好，^①无论是谁，都比不上我对荷马有那样多的好见解。

苏 我听起来很高兴，伊安。我知道你肯把你的那些好见解谈给我听听。

伊 当然，苏格拉底，你也应该听我怎样凭艺术来美化荷马，我敢说，凡是荷马的信徒都得用金冠来酬劳我。

苏 下一回我再找机会听你朗诵荷马，现在且只问你一个问题：你只会朗诵荷马呢，还是对于赫西俄德和阿喀罗库斯^②，也同样朗诵得好？

伊 我只会朗诵荷马。我看这就很够啦。

苏 荷马和赫西俄德在某些题材上是否说得相同呢？

伊 是，我看他们说的有许多相同。

苏 在这些相同的题材上，哪一个诗人的话你解说得比较好，荷马的，还是赫西俄德的？

伊 若是他们说得相同，我对他们就能同样解说得好。

苏 在他们说得不相同的那些题材上怎样呢？比如说占卜，荷马说过，赫西俄德也说过，是不是？

伊 是。

苏 假如要你和一位占卜家来解说这两位诗人说的占卜的话，无论他们说得多不同，谁解说得比较好呢？

① 这三人都当时有名的诵诗人。希腊人称呼人的习惯往往冠上“某某人的儿子”或“某某地方的人”。兰普萨库是小亚细亚的一个重要城市，塔索斯是爱琴海北部的一个岛。

② 希腊最著名的诗人当然是荷马。在古代和他齐名的是赫西俄德，他的《工作与时日》写一年四季的各种工作，掺杂一些实际生活的经验教训；《神谱》叙世界创始及诸神起源。阿喀罗库斯是一位抒情诗人和讽刺诗人。

伊 占卜家会解说得比较好。

苏 若你就是一个占卜家，无论他们说得多不同，你对他们都一样能解说吧？

伊 当然。

苏 你有本领解说荷马，却没有本领解说赫西俄德或其他诗人，这是什么缘故？荷马所用的题材和一般诗人所用的题材不是一样么？他所叙述的主要不是战争么？他不是谈人类关系——好人和坏人以及能人和无能人的关系——神与神的关系，神与人的关系，天上和地下有些什么事情发生，以及神和英雄们的由来么？荷马所歌咏的不是这些题材么？

伊 你说得很对，苏格拉底。

苏 其他诗人所歌咏的不也正是这些题材么？

伊 不错，苏格拉底。但是他们的方式和荷马不同。

苏 你是说，荷马的方式比其他诗人的要好些？

伊 好得多，不可比较。

苏 再请问一句，亲爱的伊安，如果有许多人在讨论算学，其中某一位说得最好，我们能不能判别出来？

伊 能。

苏 能判别谁说得好，也就能判别谁说得不好？

伊 是。

苏 这样的人一定是一位算学家吧？

伊 不错。

苏 再说，如果有许多人在讨论食品的营养价值，其中某一

位说得最好，一个人既能判别谁说得好，也就能判别谁说得坏，是不是？

伊 是，那是很显然的。

苏 这个能判别好坏的人是谁呢？

伊 他是医生。

苏 那么，一般说来，无论讨论什么，只要题目相同，说话的人众多，一个人能判别谁说得好，也就能判别谁说得坏；不能判别谁说得坏，也就不能判别谁说得好？

伊 当然。

苏 依你说，荷马和其他诗人们——例如赫西俄德和阿喀罗库斯——所用的题材都是一样，不过方式有好坏之别，荷马好些，其他诗人要坏些？

伊 我说过这样的话，我说的话是对的。

苏 如果你能判别谁说得好，你也就能判别谁说得坏？

伊 显然是这样。

苏 那么，亲爱的伊安，我说伊安既会解说荷马，就会解说其他诗人，而且会解说得一样熟练，难道我说错了吗？因为这位伊安亲自承认了两点：一、只要题材相同，能判别好也就能判别坏；二、凡是诗人所用的题材都是一样的。

伊 但是事实上人们谈到其他诗人时，我都不能专心静听，要打瞌睡，简直没有什么见解，可是一谈到荷马，我就马上醒过来，专心致志地听，思想也源源而来了。这是什么缘故？

苏 朋友，那很容易解释，很显然地，你解说荷马，并非凭

技艺^①知识。如果你能凭技艺的规矩去解说荷马，你也当然就能凭技艺的规矩去解说其他诗人，因为既然是诗，就有它的共同一致性。

伊 你说得对。

苏 其他技艺也是一样，一个人把一种技艺看成一个有共同一致性的东西，就会对它同样判别好坏。伊安，我这话是否要加解释？

伊 我望你解释，苏格拉底，听你们哲人们谈话对我是一件乐事。

苏 哲人不是我，是你们，伊安，是你们诵诗人、演戏人和你们所诵所演的作家们；我只是一个平常人，只会说老实话。你看我刚才说的话是多么平凡，谁也会懂，我说的是：如果一个人把一种技艺当作全体来看，判别好和判别坏就是一回事。你看这话多平凡！举例来说，图画是不是一种有共同一致性的技艺？

伊 它是的。

苏 画家也有好坏之别吧？

伊 也有。

苏 你遇见过这样一个人没有？他只长于判别阿格劳芬的儿子波吕格诺特^②的好坏，不会判别其他画家的好坏；让他看其他画家的作品，他就要打瞌睡，茫然无见解，可是要他批判波吕格诺特（或是任意举一个画家的名字），他就醒过来，专心致志，思想源

① Tekhne 一字通常译为“艺术”，指文学音乐图画之类。它的原义却较广，凡是“人为”的不是“自然”或“天生”的都是 Tekhne。医药、耕种、骑射、木作、畜牧之类凡是可凭专门知识来学会的工作都叫作 Tekhne。在柏拉图的著作里，就其为 Tekhne 来说，作诗与做桌子做鞋是同属一类的。所以这字译为“技艺”较合当时的用法。近代把“艺术”和“技艺”分开，强分尊卑，是一个不很健康的看法。

② 波吕格诺特是公元前5世纪希腊大画家。

源而来。

伊 我倒没有遇见过这样一个人。

苏 再说雕刻，你遇见过这样一个人没有？他只长于鉴定墨提安的儿子代达罗斯，潘诺普斯儿子厄庇俄斯，萨摩人忒俄多洛斯^①之类雕刻家的优点；可是拿其他雕刻家的作品给他看，他就要打瞌睡，茫然无话可说。

伊 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的人。

苏 我想在笛师、琴师、竖琴歌人和诵诗人之中，你也没有遇见过一个人，只会批评奥林普斯、塔密里斯、俄耳甫斯或伊塔刻的。

伊 我不能否认，苏格拉底。可是我自自觉解说荷马比谁都强，可说的意思也比谁都要多，舆论也是这样看。对于其他诗人，我就不能解说得那样好。请问这是什么缘故？

苏 这缘故我懂得，伊安，让我来告诉你。你这副长于解说荷马的本领并不是一种技艺，而是一种灵感，像我已经说过的。有一种神力在驱遣你，像欧里庇得斯所说的磁石，就是一般人所谓“赫刺克勒斯石”^②。磁石不仅能吸引铁环本身，而且把吸引力传给那些铁环，使它们也像磁石一样，能吸引其他铁环。有时你看到许多个铁环互相吸引着，挂成一条长锁链，这些铁环全是从一块磁石中得到悬在一起的力量。诗神就像这块磁石，她首先给人灵感，得到这灵感的人们又把它传递给旁人，让旁人接上他们，悬成一条锁链。凡是高明的诗人，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，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

① 代达罗斯在希腊原文中本义为“精巧的艺人”，他是传说中的雕刻家的祖师。以下两人都是雕刻家。诵诗人斐摩斯，可是谈到以弗所的诵诗人伊安先生，他就简直不能判别好坏。

② 欧里庇得斯是希腊的第三个大悲剧家。“赫刺克勒斯石”就是吸铁石。

他们的优美的诗歌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，有神力凭附着。科里班特巫师们^①在舞蹈时，心里都受一种迷狂支配；抒情诗人们在作诗时也是如此。他们一旦受到音乐和韵节力量的支配，就感到酒神的狂欢，由于这种灵感的影响，他们正如酒神的女信徒们受酒神凭附，可以从河水中汲取乳蜜，这是她们在神志清醒时所不能做的事：抒情。

诗人的心灵也正像这样，他们自己也说他们像酿蜜，飞到诗神的园里，从流蜜的泉源吸取精英，来酿成他们的诗歌。他们这番话是不错的，因为诗人是一种轻飘的长着羽翼的神明的东西，不得到灵感，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，就没有能力创造，就不能作诗或代神说话。诗人们对于他们所写的那些题材，说出那样多的优美辞句，像你自己解说荷马那样，并非凭技艺的规矩，而是依诗神的驱遣。因为诗人制作都是凭神力而不是凭技艺，他们各随所长，专作某一类诗，例如激昂的酒神歌、颂神诗、合唱歌、史诗、或短长格诗^②，长于某一种体裁的不一定长于他种体裁。假如诗人可以凭技艺的规矩去制作，这种情形就不会有，他就会遇到任何题目都一样能做。神对于诗人们像对于占卜家和预言家一样，夺去他们的平常理智，用他们做代言人，正因为要使听众知道，诗人并非借自己的力量在无知无觉中说出那些珍贵的辞句，而是由神凭附着来向人说话。卡尔喀斯人廷尼科斯^③是一个著例，可以证明我的话。他平生只写了一首著名的《谢神歌》，那是人人都会歌唱的，此外就

① 科里班特巫师们掌酒神祭，祭时击鼓狂舞。

② 这些都是希腊诗的各种体裁，短长格以先短后长成音步，常用于诗剧。

③ 廷尼科斯不可考。

不曾写过什么值得记忆的作品。这首《谢神歌》倒真是一首最美的抒情诗，不愧为“诗神的作品”，像他自己称呼它的。神好像用这个实例来告诉我们，让我们不用怀疑，这类优美的诗歌本质上不是人的而是神的，不是人的制作而是神的诏语：诗人只是神的代言人，由神凭附着的最平庸的诗人。有时唱出最美妙的诗歌，神不是有意借此教训这个道理吗？伊安，我的话对不对？

伊 对，苏格拉底，我觉得你对。你的话说服了我，我现在好像明白了大诗人们都是受到灵感的神的代言人。

苏 而你们诵诗人又是诗人的代言人？

伊 这也不错。

苏 那么，你们是代言人的代言人？

伊 的确。

苏 请你坦白答复一个问题：每逢你朗诵一些有名的段落——例如俄底修斯闯进他的宫廷，他的妻子的求婚者们认识了他，他把箭放在脚旁^①或是阿喀琉斯猛追赫克托^②；或是安德洛马刻、赫卡柏、普里阿摩斯诸人的悲痛^③之类——当你朗诵那些段落而大受喝彩的时候，你是否神志清醒呢？你是否失去自主，陷入迷狂，好像身临诗所说的境界，伊塔刻、特洛亚^④或是旁的地方？

① 故事见荷马史诗《奥德赛》卷二十二。俄底修斯参加了希腊军征特洛亚；二十年后回国时，许多人正坐在他家里向他妻子求婚，他突然乔装归家，用箭把他们射死。

② 故事见荷马史诗《伊利亚特》卷二十二。特洛亚战争中，阿喀琉斯和赫克托是希腊和特洛亚两方面最勇猛的英雄。阿喀琉斯因争女停事生气，拒绝参战。直到他的爱友帕特洛克罗被赫克托杀死，才肯出来为爱友报仇，打退了特洛亚军，在特洛亚城下穷追赫克托绕城三匝，终于把他杀死。

③ 安德洛马刻是赫克托的妻子，赫卡柏是他的母亲，普里阿摩斯是他的父亲。赫克托死后，安德洛马刻、赫卡柏、普里阿摩斯悲恸欲绝。《伊利亚特》记此事，甚沉痛。

④ 伊塔刻是希腊的一小国，归俄底修斯统治，就是俄底修斯射杀求婚者们的地方。特洛亚国在小亚细亚，荷马所歌咏的特洛亚战争的场所。

伊 你说得很对，苏格拉底，我在朗诵哀怜事迹时，就满眼是泪；在朗诵恐怖事迹时，就毛骨悚然，心也跳动。

苏 请问你，伊安，一个人身临祭典或欢宴场所，穿着美服，戴着金冠，并没有人要掠夺他的这些好东西，或是要伤害他，而他对着两万多待他友好的听众哭泣，或是浑身都表现恐惧，他的神志是否清醒呢？

伊 我该说他的神志不清醒，苏格拉底。

苏 你对多数听众也产生这样效果，你明白么？

伊 我明白，因为我从台上望他们，望见在我朗诵时，他们的面孔都表现哀怜、惊奇、严厉等种种不同的神情。我不能不注意他们，因为如果我惹他们哭，我得了赏钱就会笑，如果我惹他们笑，我失了赏钱就得哭。

苏 听众是最后的一环，像我刚才所说的，这些环都从一块原始磁石得到的力量；你们诵诗人和演戏人是些中间环，而诗人是最初的一环，你知道不？通过这些环，神驱遣人心朝神意要他们走的那个方向走，使人们一个接着一个悬在一起。此外还有一长串舞蹈者，和大小乐师们斜悬在由诗神吸引的那些环上。每个诗人都各依他的特性，悬在他所特属的诗神身上，由那诗神凭附着——凭附和悬挂原来是一件事的两种说法。诗人是最初环，旁人都悬在这上面，有人从俄耳甫斯或缪赛俄斯^①得到灵感，但是多数人是荷马凭附着，感发着，伊安，你就是其中之一。听人说到其他诗人的作品，你就打瞌睡，没有话可说。听人说到荷马的作品，你就马上醒

^① 俄耳甫斯是传说中荷马以前的希腊最著名的诗人。缪赛俄斯是传说中的古希腊诗人，据说是俄耳甫斯的学生。

过来，思想源源而来，有许多话可说。这就是因为你解说荷马，不是凭技艺知识，而是凭灵感或神灵凭附；正如巫师们听到凭附自己的那种神所特别享用的乐调，就觉得很亲切，歌和舞也就自然随之而来了；遇见其他乐调，却好像听而不闻。你也是如此，伊安，一听到荷马，话就多得很；听到其他诗人，就无话可说。原因在你宣扬荷马，不是凭技艺而是凭神的灵感。这就是我对你的问题的答复。

伊 答复得很好，苏格拉底。可是我还很怀疑你是否能说服我，使我相信我在解说荷马时，神志不清醒，由神凭附着。若是你亲自听到我朗诵，你就不会这样想。

苏 我很愿意听，现在先请答复一个问题：你朗诵荷马，对哪些题材最拿手呢？当然不是全部吧？

伊 没有哪一部分题材不拿手，我敢说。

苏 荷马说的东西若是你不知道的，你也能朗诵得好吗？

伊 荷马说过什么东西我不知道？

苏 荷马不是常谈到各种技艺吗？例如驾驭的技艺，可惜我记不得那段诗，否则我就背诵给你听。

伊 我记得，让我来背诵。

苏 请你背诵涅斯托^①告诉他的儿子安提罗科斯，在纪念帕特洛克罗斯的赛车礼中，怎样当心转折那一段话。

伊 （背诵）在那华美的马车里，轻轻地转向马左边靠着车，用刺棒敲右边马，呼喊一声，就放松缰子。到了目标的时候，让左边马靠近标石，让轮轴接触目标好像只擦到似的。当心不要碰着那

① 涅斯托是荷马的《伊利亚特》中希腊方面的老谋臣。

石头^①。

苏 够了，伊安，请问你，要评判这段诗是否妥帖，谁会做得比较好，一个御车人还是一个医生呢？

伊 当然是御车人。

苏 是不是因为御车是他的专行技艺？还是因为旁的理由？

伊 是由于他的专行技艺，没有旁的。

苏 每种技艺都必有它的特殊知识，我们能不能凭医生的技艺，去知道只有驾御的技艺所能使我们知道的？

伊 当然不能。

苏 我们也不能凭木匠的技艺，来知道医生的技艺吧？

伊 当然也不能。

苏 凡是技艺都如此。我们不能凭某一技艺来知道某另一技艺。再请问你：你是否承认各种技艺彼此不同？

伊 我承认它们不同。

苏 你的看法和我的一致：知识题材不同，技艺也就不同。

伊 不错。

苏 对的，如果各种技艺都用同样知识题材，就不能说它们彼此不同。比如这是五个手指，我知道你也知道。你我知道这个事实不是都凭算学的知识吗？

伊 是的。

苏 那么，请回答刚才那个问题：同样技艺必凭同样知识，另样技艺必凭另样知识，这是不是一条普遍的真理？

① 见《伊利亚特》卷二十三。帕特洛克斯死后，阿喀琉斯替他举行大祭，其中有跑马竞赛。

伊 我也以为它是普遍的真理，苏格拉底。

苏 那么，若是一个人对于某一种技艺没有知识，他对于那种技艺的语言和作为，就不能做正确的判断了。

伊 当然不能。

苏 关于你刚才背诵的那段荷马诗，要你和一個御车人来评判，谁会评判得比较正确呢？

伊 御车人。

苏 对呀，因为你是一个诵诗人而不是一个御车人，而诵诗的技艺和御车的技艺本来不同，是不是？

伊 是。

苏 如果这两种技艺不同，它们的知识题材也就不同。

伊 不错。

苏 你记得荷马描写涅斯托的妾，赫卡墨得，拿酒乳给受伤的马卡翁那段诗么？他说：

用普拉诺酒做的；她用亮晃晃的刀把羊酪切成细片，
还放了一个葱头在他身边，供他下酒。^①

要评判这段诗，最好是凭诵诗人的技艺，还是凭医生的技艺呢？

伊 凭医生的技艺比较好。

苏 再如荷马的这段话：

① 见《伊利亚特》卷十一。